



观看一些描述解放前故事的影视剧时,在酒家、餐馆、舞厅、酒吧、咖啡馆等消费场所里,经常可以听到顾客喊“服务员”。其实,“服务员”的称呼是解放后才有的。解放前,在“大三元”、“老正兴”、“全聚德”等传统酒家里,顾客称服务人员为伙计或堂倌;而在西式的消费场所如“仙乐斯”舞厅、“DDS”咖啡厅、“红房子”西餐馆等,顾客称服务人员为仆欧(boy)、waiter或waitress(侍者)。解放后,为了显示人人平等,上至司令员,下至服务员,一律称“员”。(其实我国的等级观念十分强烈:连计闻上也注明是什么级官员,享受什么级医疗待遇。)故而堂倌、仆欧等称呼被取消而一律称为“服务员”。所以解放前的称呼“服务员”乃是一种“穿越”。在香港则不存在此问题,在那儿,服务员被称为靚仔或靚女。

### 「服务员」的穿越

钱绍昌

顺便谈谈影视剧里的坐车问题。大家知道,我国在抗日战争胜利前,汽车是靠左行的,这是仿效英国的做法,因为那时英国对我们的影响大。抗战胜利后,美国影响大增,加之美国是现代汽车工业发祥地,国民政府就决定从1946年1月1日起汽车改为靠右行。汽车靠右,驾驶盘当然就在左边了。可是一般剧组好像都患了“出无车”的毛病。不论是在抗战时期还是抗日胜利后,不论高官或富商出行,永远是那几辆三四十年的美国旧车。剧中需要轿车时,就随便拉一辆出来充数。

在描述抗战时期的剧情里,汽车也有靠右行的,而在描述胜利后的剧情里,汽车也有靠左的。有时汽车靠左行而驾驶盘却在右;反之,汽车靠右行时驾驶盘也在右。反正能找到哪辆车就用哪辆车。总之,乱七八糟。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穿越吧。所以造成这种混乱,恐怕只能归咎于导演太年轻,缺乏历史知识。在现实中,如此乱驾驶必然会出现交通大乱,在戏里当然不会。曾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则按英国规矩总是靠左行,1997年后依然保留旧的做法。“一国两制”嘛。所以内地的汽车进入香港后必须改成靠左行。

影视片的客厅里或是书房里,不论时代背景是抗战时期或抗战胜利后,总可以看到一架大喇叭式留声机,好像非如此不足显示主人的气派和品位。问题是这种大喇叭是老古董,早在20世纪初就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箱式手摇留声机。1925年美国出现了第一架电唱机,很快就在全世界普及。1931年美国RCA公司更制成了密纹唱片(Long Play,简称LP)。最后,留声机就被录音机和CD完全取代了。我活了81岁,从未见识过大喇叭,因为大喇叭流行时我尚未出世呢。所以,在影视剧里频频出现的大喇叭也算是“穿越”吧。

在影视剧里另一种常见的穿越则是姓名、路牌、店招的英译问题。在1958年2月11日我国开始实行汉语拼音方案前许多影视剧里已频频出现汉语拼音。这个问题笔者已数次提到,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行文伊始,先声明一下:本人是不懂京剧的。最早对京剧的认识是从样板戏开始的。后来才知道,所谓的样板戏原来是走了样的“京剧”。再后来,好像就没有专门去戏院看过京剧。

近日,受友人邀走进了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演奏厅,算是近距离接触了一回纯正的京剧。不过“纯”到如此程度却始料未及。原以为总会有一些热热闹闹的“看点”,譬如色彩斑斓的服饰啦,造型夸张的脸谱啦,一招一式的做派啦……然而在这儿,似乎只有耳朵能派用场了!

### 京剧清音会

张 济

这个被冠名为“瑜音绕梁”的京剧,原来是一场京剧清音会,由年轻的坤角老生王珮瑜一人担纲演唱。按她的说法,所谓“清音会”,就是清茶一杯,清歌一曲。从演唱余叔岩先生的传世之作“十八张半”等唱段来看,估摸能前来欣赏的多半也属于票友级的那种。笔者缺乏基本的京剧常识,看来是走错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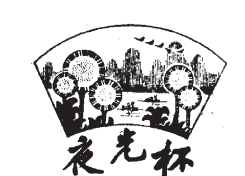
演奏厅呈陡峭阶梯状,约可容纳两三百人,

几近坐满。友人故意拿我开涮,偏不让我混迹于人堆,而是弄了个紧贴弧形舞台的正中座位,近似于听堂会了,与台上演员近得仿佛手一擦就可触碰到的,举手投足全在人的眼皮底下。对我来说那是一种什么感受啦,好比让一个小学生坐在大学堂的第一排,愣愣地看着老师发呆。咳,连位置也坐错了,简直无地自容!

既来之则安之。除了似曾相识的《捉放曹》《文昭关》《四郎探母》等剧目,眼前的一切都是陌生的:陌生的环境,陌生的演员,陌生的氛围。又不敢吱声,怕一不留神露了馅,结果落得个“附庸风雅”的骂名。实在是低着个头儿,装模作样地看着节目单,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生怕目光与演员发生碰撞。唯一能做的便是随大流地拍几下巴掌。

台上的王珮瑜,一改威武的老生扮相,不穿戏服不戴髯口,假小子的发型,深灰色的长衫,露出了文弱的生活形态与俊秀的女生容颜。据说在圈内,这位被称为“瑜老板”的京剧老生,其热度绝不亚于超女李宇春的,只可惜曲高和寡,受众面还是非常有限。轻装登场后,举止从容自信,谈吐幽默诙谐,几句俏皮话,把全场的气氛给逗乐了。一曲终了,不忘把台下的师长、台上的乐手甜甜地夸上一番,人情味裹挟着书卷气扑面而来。几分狡黠几分聪慧,这股蓬勃朝气又有艺术造诣的文化新锐,不赚人气才怪呢!

真没想到,临近结尾的“瑜音绕梁”,还是给我这类门外汉带来了些许惊喜。当京剧遇到了吉他,谁曾想过会发生什么?然而这一近乎“荒诞”的命题,却在王珮瑜与梁剑峰之间演绎了!帅气的音乐人梁先生走上台来,先是独自深情地一首吉他弹奏,如同“频道”转换器,顿时把观众从激



### 越亢奋的京剧旋律中带到了

了一个全新的视听空间。王珮瑜的长衫换成了西装,形同一介书生,手持麦克风和沙锤器抖擞亮相。在吉他与非洲鼓的映衬下,仿佛与老生唱腔再度弥漫开来,流行与古典的跨界组合,产生了共鸣,在大厅上空久久回荡。人们紧绷的神经也随之舒缓开来,渐渐地,一种自然灵动、清幽悠远的审美体验传遍周身……

天晓得年轻的“老生”还会遇到些什么?于是回家网搜了一下,博主这么介绍自己:唱老生的女生。乐观的悲观者。激越的冷静分子。邈邈的洁癖患者。随性素食主义。温和改革。积极保守。亦老亦幼。亦雅亦俗。——有人叫我瑜老板。

相信,一个游走于人生两级的艺术新秀,会留给人们更多的期待……

老少爷们瞧着不断升高的CPI发愁,茅台酒这种非生活必需品却底气十足,价格扶摇直上,一点不愁卖不出去。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因为它的人鲜有自掏腰包的。

### 茅台酒指数

《吕氏春秋》云:“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茅台不是孤立的一瓶酒,考察它也能见微知著的。一碟茴香豆怎配茅台酒?满汉全席谁喝地瓜烧?金樽玉盘也不摆在大排档的。看来,茅台酒价格的飙升及其热销的状况正印证着公款宴请的兴旺。我突发奇想,何不制定一种茅台指数来反映公款消费的程度——上一点纲就是腐败的程度呢?只要茅台指数下降,公主低下了金贵的头,人们就能直观地感受到公款消费的钱袋子确实是扎紧了。

近日温总理禁止公款购高档酒的令下,茅台股价应声下跌。不知它的指数还有推出的必要吗?

### 叶亢宁的油画

卢金德

叶亢宁的画很抒情,形式上是个什么概念呢,一半是笔姿,一半是心境。余光中说,年轻人在十多年中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把人生百分之七八十的学问学了一遍,这个过程就是素养。叶亢宁就是这样,他接受过良好的绘画教育。我看过叶亢宁的一组素描,笔姿特幽秀,一望眼轻描淡写的,然特往情调中去,本是墨线的,却明媚地透你的心。真的,这抒情的情调,完全是音乐理论家所讲的,作曲的调性就是曲子的意境,叶亢宁的创作深入到心境了。

这几年我观察上海年轻油画家创作,很体会到当代上海油画正在逐渐建构都市的油画语汇,所以北方的油画前辈来上海看上海的油画总是把上海的建筑与油画合在一起夸奖一番“洋气”。叶亢宁这辈年轻的油画家的出现,很使当代的油画脱离借助景物一味写生的刻画,而进入半是想象,半是现代的意识流的写意创作手法,和德彪西的音乐一般。

这次“直觉——2011上海小幅油画展”,叶亢宁的作品就有把玩纯粹的色彩的意味,其实油画的色彩是很能进入一种抽象的状态的。什么叫抽象,就是色彩的神秘和幻影。如同这几年的现代短剧电影,就是用影表现情绪,影在画面中非常灵性,由于是无声的电影,人在静谧中与影一样进入了无声的创作互动,所以,色彩



静物 (油画) 叶亢宁

意,而大写意的本质就是张扬现代力的神秘,但修养却是文人的礼乐,意味深长。陈佩秋先生说,西画的笔姿与中国画的用笔有同工异曲之妙。叶亢宁更趋于柔美中带些小情调,把一幅画的色彩情感都烘托出来,色彩像蓝天的卷云一般,笔是翻动的,如同中国画家的笔根压下,留下几丝痕迹,再收笔,感觉特有情调。

谈起聂仁东这个名字,大家也许并不陌生,他是每一位边检民警心中的偶像,也是让“蛇头”等不法分子闻风丧胆的“雄鹰”,他先后6次荣立个人三等功,并荣获“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上海十大杰出青年”、“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等荣誉。

2003年初,一架从泰国曼谷飞抵上海的航班缓缓降落在浦东国际机场。该航班乘务长将一本署名为“阎xx”的护照交给边检民警,称此旅客系被泰国遣返人员,但旅客趁乘务人员不备,弃行李而逃。

当时作为浦东边检站二线队队长的聂仁东接报后,立即组织民警对当次航班的舱单逐一核对,发现该旅客已改持其随身携带的另一本署名为“杨xx”的有效护照混出后逃匿。

“阎xx”为什么要手持两本有效护照?这其中必定有鬼。针对这一重要疑点,聂仁东对现已掌握的情况进行逐一排查:对署名为“阎xx”的护照进行鉴定,发现护照上出境验讫章系伪造;对其进行

安排,告知护照和行李均放在国际到达行李查询处。上午11时45分,该男子再次来电,要求机场工作人员将其行李送到机场大厅。狡猾的狐狸就要出现了!聂仁东兴奋不已,但他镇定自若。为了不引起杨某的警觉,他决定和另两名民警化装成机场工作人员前往接头。

“就是他!”在进一步证实嫌疑人身份后,聂仁东脱下外套,露出一身威严的警服,阎某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在聂仁东22年的职业生涯中,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如今的他已由故事中的浦东边检站二线队队长成长为上海边检总站业务处处长,变的是肩上的警衔,不变的是他那份对边检事业浓厚的情和对人民群众深沉的爱。作为上海边检机关执法队伍中的“灵魂人物”,他与一批又一批的“边检人”共同维护着上海口岸的稳定与安全。

边检民警总是迎来上海的第一缕阳光。请看明日本栏。

### 十日谈

国门卫士

### 普提雅廷大出访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海战(二十一) 纪连海

1857年9月14日,普提雅廷接到了清方的这般回复后,直奔日本并于10月24日与日本签订了《长崎条约》。此后,普提雅廷又到了上海,与英方亲密接触,同时向国内建议,最好能给他拨一笔钱,三百万至五百万的卢布,用来贿赂中国官员,则他这次出使就一定能成功。问题是他仅知道贿赂是中国的潜规则,却不知道,中国官员即使敢接外币也不敢答应他什么,因为大臣根本就那个资格。

11月,普提雅廷到香港,分别会见了英法美公使。此前,四国外交部已进行了充分接触。俄国也打算参加英法联军,但俄国亚洲司司长科瓦列夫斯基认为对俄国最有利的角色应当是:伪装中立,保持行动自由。俄国政府对此表示同意,于是俄国对英法表示:不公开对中国宣战,但对于有关欧洲共同利益的事情,愿意与英法携手合作。

于是,普提雅廷前来中国之前得到的训令就变成了:同意额尔金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与所有文明国家共同利益有关的要求并给予协助,如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宗教自由、贸易自由;但这种协助不应超出友善的范围,若谈判不成,可以与西方列强采取共同行动,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只给予道义上的影响,丝毫不答应给予物质上的支援。看得出来,俄国就是来帮闲的。而且共同利益面前,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与英法作战的前怨,完全可以搁置不提的。当然,英国方面并不完全信任俄国,因为英方一度怀疑,中国可能和俄国联手对付英国呢。

普提雅廷向额尔金表达了自己政府的善意,并且建议:“除非对北京本身施加压力,和中国政府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同时,利用吃水浅,可以航行内河的舰只,会是使这种压力收效的最好办法。”额尔金这才放心,哦,我们可以站在一起对付中国了。随着后来战争的发展,英法美方面,甚至非常喜欢普提雅廷这个人了。这得归功于普提雅廷本人的外交能力与外交魅力。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没出一兵一卒,既享受了英法争来的所有权益,还单独给俄国争来了大片土地,相比之下,比美国站在树下接的果子多太多了。当然这是后话。

与此同时,虽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将近二十年了,但中国在军事方面依然没有长进。政府组织与国家体制不用说了,中国没有改进,英法也没有改进,但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却比大清的君主专制厉害多了。20世纪初,俺们河南的袁世凯想玩一把,都没玩成。至于军事设备,这个时候的欧洲已突飞猛进:步兵装备有米涅式、李恩飞式和兰开斯特式线膛步枪,射速、射程和命中精度都很高;火炮由滑膛炮改为线膛炮,由实心弹发展到榴霰弹,射击精度高,杀伤面积大,射程远。海军舰艇,蒸汽舰已占很大比例。刚刚结束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还发明了一种适用于浅水航行的、舰炮射程远的蒸汽炮艇。面对这一切,清政府拿什么跟夷人抗衡呢?



孚于嘉吉 徐之虞